

388

春秋集義



詳校官通政使_臣夢吉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貢生臣鄧友樞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二

宋 李明復 撰

宣公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謝湜曰母喪如齊不諱者公之惡有大於此故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謝湜曰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齊強王室弱故也

胡安國曰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於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况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患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周之意而特書王正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謝湜曰七年伐萊萊未服故又伐萊

秋取根牟

謝湜曰杜氏謂根牟東夷國

八月滕子卒

謝湜曰滕昭公用夷禮故稱子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不日不名史失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

胡安國曰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謝湜曰扈之會以陳與楚謀伐陳也諸侯不出故荀
林父帥師伐陳諸侯不振可知也不知制楚而區區
伐陳晉之失道也晉侯伐陳未返而卒于會卒于會
書地重之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謝湜曰衛侯衛成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

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嚮
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
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
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故
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
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
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
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謝湜曰宋人因滕喪圍滕宋人大惡也

胡安國曰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謝湜曰自鄭從楚侵陳晉與列國伐鄭二侵鄭一自

鄭背楚從晉楚人楚子侵鄭伐鄭二

胡安國曰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
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
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
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
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
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
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

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凌暴中華以
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卻缺帥
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
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謝湜曰靈公君臣宣淫於朝大夫洩冶直諫而死冶
之死國卿孔寧殺之也不書孔寧者寧之殺直臣也
靈公弗能禁大臣弗能爭是乃陳國殺之也殺書陳

罪其國也靈公昏淫久矣立於朝者皆邪臣也與邪臣竊位以事汙君未嘗有匡救之力也及惡之宣於朝也然後以一言直諫而死其名節不足稱也故治之死春秋無美詞

胡安國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

端以垂後戒此所謂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耳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効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盱之後乎故仕于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盱善矣

又曰按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於前而載楚子入

陳于後明殺諍臣者必有滅亡之禍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

呂祖謙曰洩冶諫陳靈公當從胡氏說或者邦無道危行言遜冶或未盡所謂危行言遜是下位之人非大夫之事治是大夫大夫與聞國之政事固亦當諫不得已去之亦可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謝湜曰公比年如齊以濟西田故也

胡安國曰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于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程頤曰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